

爭爭白君山

譯文叢書

德永直著

蕭蕭譯

靜靜的羣山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靜 靜 的 羣 山

有版權

著 者	德 永 直
譯 者	蕭 蕭
校 者	周 遐 海
出 版 者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

排 印 者 大衆文化服務社印刷廠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初版 1--10000 冊

〔文學・藝術〕305000 字 定價 19,000 元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三七號

原 序

這部作品曾連載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五〇年四月三十日的日本共產黨機關報「赤旗」上，用稿紙來計算，約有八百張。

主題取材於戰後在最長的期限內，間斷地進行的私營大工廠「東電芝浦勞聯大門爭」中佔了重要地位的，長野縣諏訪郡「川岸工廠」的對資鬥爭。因為他們的鬥爭，是典型的「地域鬥爭」，我藉此描寫工農之間的提攜、有良心的知識份子和有民族性的地方有力者的提攜等問題——和反獨佔資本、反內外帝國主義的法西斯化鬥爭。

我打算更進一步地描寫每個工人階級覺悟提高過程、戴着封建鍊鐐的紡絲工人轉變成近代工業工人的過程、農村的封建性和戰後農村有勢者們的變化和復興等問題。作品剛寫到前半部還不到結尾，原來打算休息一下再執筆的，不料一九五〇年六月由於佔領軍命令，「赤旗報」被停刊了。

這部作品究竟是成功或失敗、到什麼程度，關於這個問題，希望讀者們提出大衆性的批判。無論好或壞，這部作品却是「赤旗報」連載小說中最長的一部，是獲得以「赤旗報」編輯部爲首，川岸工廠的同志們和其他全國「赤旗報」讀者們的援助

才完成的，是最初反映戰後的工人鬥爭的爲數不多的小說中之一。因此，我認爲如能仔細分析批判這部小說的成功或失敗，對日本民主主義文學的前進，能起一定作用的。

我懷着很大的欲望從事執筆這部小說。我打算把那種特殊的地方、工廠與農村、工人與農民、地主與經營工廠的代表者等問題，源源本本地描寫出來。單是出現於小說裏的重要人物，就有十幾名（包括在後篇●裏佔重要地位的人物），僅僅分別寫出他們每個人的性格，就夠不容易了，而且事實上，我還不能把它們描寫好。今天，我要批判的一點是這部小說傾向「和平革命」論，反帝、獨立運動表現得不够強烈。另一點是因爲報紙連載的關係，在全體的整理方面作的不充分，在形式上按報社要求每一篇都要有重點，所以雖然盡量警戒自己，但仍然容易寫成內容不够充分的東西。

可是，我究竟是盡我所有的力量來寫作的，中途也患了病，也曾懷着自己倒底能不能完成這部作品的不安。尤其特別要提出來的是一九五〇年一月情報局的批評●。當時，我曾有半個月左右停止連載這部作品。原因是我患了病，但更大的原因是我不能繼續寫下去了。以後雖然內容沒有變，重點却改變了。例如將主要人物

● 本書原定有前後兩篇，只寫成了前篇，後篇尚未寫。

之一，古川二郎「調辦公廳工作」和「艾奇遜聲明」爲機會的，以古川爲首的三個工人的入黨決心等，就是改變的表現。事實上也存在這樣的事情，我以前也打算把它寫進去，但並沒有強烈地想過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我思想上發生動搖的時候，是恰巧寫第九十幾回^②，寫到作品一半的時候。現在回憶當時，以後的兩年好像過的很短，又覺得很長，拐了好幾個彎似的。

我很高興這部小說經「新讀書社」的永田氏和蒼樹社的厚意，印成了單行本出版。這部小說是一九五〇年四月連載完的，就是兩年四個月後才重新見到陽光。在這些期間，我曾交涉過兩三個出版社，要求出版，均遭到拒絕。理由是這部小說曾在「赤旗報」上連載過，還有加在出版界進步份子的政治和經濟上的壓迫和其他各種複雜的問題。總之，這和「赤旗報」停刊，侵略戰爭開始當時的社會情況有着密切關係的。因此蘇聯文學界比日本先注意這部小說，把它譯成俄文出版，給予批評

② 一九五〇年一月，情報局發表一篇文章，批評日共中委野坂參三的錯誤思想（傾向和平革命論）。日共發表聲明，接受情報局批評，野坂參三作了自我批評。

③ 原文在「赤旗報」上發表，每天爲一回，單行本中約略還保存原來的段落，但是有些連綴的事件，因登報關係而分段的地方，在譯文中似以接連爲宜，因此不曾分開的也很多，不能再從裏邊找出原來的同數了。

的這件事，不但對作者，連對日本民主主義文學也給予很大的鼓勵。

當這部小說印成一本單行本時，我懷着滿腔的情感想起一九五〇年六月以前爲了它的完成而鼓勵我的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們，和現在不能見面的同志們。我將這部作品獻給黨中央委員，在慶祝他們健康的同時，保證今後更進一步地努力前進，克服在這部小說中存在的缺點，以報答對我的鼓勵。

一九五二年 六月

作者

靜靜的羣山

第一章

一九四五年八月，有了天皇裕仁王的「日本已經承認了聯合國在德國波茨坦協定的投降條件。」這廣播以後不幾天的事——。

長野縣諏訪湖畔的工廠無數林立着的煙囪，出其不意地突然停止了冒煙，都如無事可做似地呆立着。從塗上了黑白斑斕的迷彩的混凝土大煙囪起，到紅磚四角形的老式煙囪，像蜘蛛網從兩邊用鐵絲拉住的黑色鐵板煙囪，以及立在洋鐵板屋頂上，彎曲成「く」字型的、搖搖欲墜的箭瓦煙囪，自從停止冒煙後，都顯得格外粗陋，好像多餘存在似地顯着它們的無聊。大小摻雜的各種樣的工廠、和曾有一個時期成爲軍隊駐紮地的學校、市政府大樓等的還垂掛着防空簾的門窗，以及從車站月台、城市四隅的防火設備，到設置在山腰高地的高射砲陣地，當它們被已經吹起秋風的湖面的亮光無情地反照出來時，宛如被遺棄在湖邊砂灘上的垃圾，忽然變得都寒酸而卑小了。

說來，這些位在湖畔的市鎮，都作出了踮着腳站在湖邊，背後倚靠在山腰上的樣子。彷彿每個市鎮都坐在高背椅子上似的。這個地區雖然叫做諏訪平地或諏訪盆

地，假如這些名稱僅指完全是平地的地方，那末湖面却比平地大得多。周圍約有二十公里，位在赤石山脈的一端和富士火山脈相擠的地方的這個湖，可說是聚集山水的水窪子。在月夜，湖面閃耀着金黃色，而冬天當湖水凍結了的時候，它宛如一面大鏡子，反射着亮光。過去，當美國 B29 型轟炸機發出嗡嗡聲向富士山襲來的時候，市鎮的居民都慌成一團，恨不得找個蓋子，把這個湖面掩蓋起來。

然而這個地區在山的數量方面，佔着全國第一位。在日本，不臨海的縣份極少，而長野縣被列在這少數的縣份中。太平洋戰爭到了塞班陷落，「B29」開始轟炸東京的階段時，從前一切都被瞞着的日本人民耳朵裏，也偶而傳來把天皇遷至山梨縣，日本軍隊在山中展開游擊戰等等的消息。從這個時候起，東京、神奈川一帶的大工廠接踵「分開疏散」遷到這個地區來。因為這裏的條件對它們很方便：首先，這地區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紡絲工業地區，由於和美國打仗的關係，「Silk・岡谷」、「Silk・諏訪」等公司都關了，工廠幾乎變成了空屋。而且持有明治以來的歷史的近代化紡絲機械也成了廢鐵，無數的紡紗娘們也爲了趕製軍需品而被移

●日本的縣相同於我國的省。

●指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襲擊珍珠港，對英美開戰的事。

●南洋羣島中的島嶼，皆屬國際聯盟委任領。日軍曾以此被美軍打敗，全軍覆滅。

用了。所以軍需工廠主任只運來機械，派來少數熟練的中堅工人，就馬上可以開工了。由此，在這湖畔也遷來，在獨占企業中居首位的軍需公司「N無線」，又遷來「K造紙」、「O電氣」、「M透平」等工廠，還遷來「東京電業公司」和其他中小工廠；湖畔立刻從纖維工業地帶變成了金屬工業地帶。

冒着煙的，只有那些沿着湖畔串來串去的火車。這中央鐵路●上的火車，在日本說來是較老的了。在這裏所說的串來串去，是由於四周都是山，找不出東、西、上、下之分所引起的感覺而來的。無數的兵，如同天剛晴時，山裏到處湧出來的水一樣，湧集在沿着鐵路的各個車站上。火車滿載着這些被汗水和煤塵弄髒了臉的兵，幾乎從車窗裏都要出來了的樣子，慢吞吞地沿着湖畔喘走着，一會兒消失在山腰，一會兒又從山脚出現。

聳立在湖水東南，炎夏裏仍然蓋着雪的八岳山，和倚靠在東北的霧峯山，在羣山中高露出山頂，成為目標。但在這種多山的地方，往往使人難於辨別正確的方向來。東京下來的列車，忽然從東邊山脈中出現，向着北面疾驅，再西拐，沿着從湖水發出水源的天龍溪谷，又消失在羣山中。只有南邊的一部分，鐵路順着湖邊迂迴

● 起自東京經長野縣至新潟縣直至江津市為止的一條鐵道幹線。

湖水的三分之一左右，經過三個車站和三個市鎮。如果要列舉這些車站名，其順序即是上諏訪、下諏訪和岡谷。並且，這岡谷車站也不例外，在那裏蜂集着等待火車的士兵，和天皇廣播以來陸續被趕出工廠的徵用工[●]、女子挺身隊員[●]等。抱着包袱或是背着行李的、穿上束腳褲的姑娘們，和戴上跟士兵一樣的戰鬥帽、穿上卡其色工作服的徵用工們，排成長長的隊列，從車站排到外邊廣場上來，行列越來越长。士兵們排成不規則的小隊，屯集在廣場和車站廁所旁邊，有的在應着點名，有的排成隊，坐在地上。但由十五名或二十名組成的小隊伍，還是絡繹不絕地向着車站趕過來。看來，他們是在什麼山裏挖洞的吧，個個都帶着一副又髒又疲倦的面孔。他們連槍也沒有，甚至有吊掛着竹鞘刺刀的，其中大部份都把軍鋤像鋤頭似地扛在肩上。有一羣士兵，當載着幾個烙上了星型牌的木箱，和像是裝着文件的行李的軍用卡車，由數名軍官和下士官護送着，以極快的速度馳過來的時候，被擠到鐵路旁的木柵前，他們仰着瘦而黑的臉，張開大嘴，帶着不安的神色目送着。車站、廣場都陷入了紛亂狀態，而且這些人又都互不相關，好像每個人都孤零零地迷失了方向似的。他們彷彿比戰爭打了敗仗的問題，更關心着自己今後的命運，不，現在

● 平時從事一般生產的職工在戰時被軍部強迫調至軍需工廠工作者，其中也有農民。

● 戰時被軍部強迫往各工廠，從事軍需品生產的婦女，大部分是學生和一般工作婦女。

所最要緊的，却是用什麼方法比別人先搶上火車。

岡谷市是一個位在湖尾的，沿着山脈的窪地展開的市鎮，是湖邊工業地區的中心，林立的煙囪一直延到市外來，順着天龍溪谷的崖上，排着長長的隊伍。崖上有一條縣公路，公路右側的山坡高低不平。在這山坡上，沿着公路五公里長的一段地方，散佈着五個部落，總稱爲川添村。在岡谷市外、天龍河畔的這些煙囪羣裏，最突出的兩個混凝土大煙囪，屬於從京濱地區●「分開疏散」來的東京電業公司的「東電川添工廠」。當然，在那一個煙囪下面也不例外，在這裏也從天皇廣播以來發生了糾紛。

在崖上的縣公路中，沿着川添村的五公里左右的一段路，鋪成堂皇的混凝土道路，村裏的人把這段路叫做「角倉公路」。日本的紡絲大王「角倉工業」創辦在這個地區，他的一族或是遠族（雖然中心已遷至都市）還住在這裏。在這種山村中稀見的三層洋樓的村公所，近代式的小學校等，都是角倉爲了記念創辦的土地而獻建的，這條混凝土公路，也是其中之一。據說，戰前村公所的吏員、担任地方上名譽職的要人等，都穿上印着角倉商標的「山一」●家徽的褂套。學校、村公所的聽差

●指東京、橫濱一帶的日本最大的工業地區。

們，也都穿上「山」商標的短褂，繫着「山」的燈籠走路。而「東電川添工廠」也是角倉在全國開辦的數千工廠之一。

『難道真有那種事嗎？』

進入隨着公路的工廠通用門，就有一個廣場，雖然離開數棟職工宿舍和順着斜坡一個矮一個直到天龍河邊排立着的廠房等有很長的距離，但從辦公廳前面的走廊排成長蛇形的人隊，一直排到這中午炎熱的陽光直射下的廣場上來。在這行列接近隊尾的地方，有一羣梳了辮髮的挺身隊員，在頻繁地交換着耳語。

『你不信，我可是從辦公廳的人那裏聽來的呀。』

臉上有雀斑、看來僅僅身材增高、身體來不及發育的一個高瘦的姑娘，好像自己恐懼着，但在同伴中盡量擴大這個不安，使它變成真實而着急似的，向着帶上白腕章、穿上同一學校制服的女學生們吹談着。——可能明天就有美國大兵搭飛機到來，遇到男人就殺，婦女都要成為奴隸——這種謠言從昨天起就散佈在羣衆中，因為不能追究內容的真實性，在這人羣的行列中也多少發生了影響。而且這個影響在他們身上產生了效果，使他們對辦公廳工作人員辦事的遲慢，越來越失掉坐火車的機

● 日本古時除農工外各家有特殊的徽章，用在衣物上面，作為記號，稱為紋章。這「山」也是其一，簡化成鐘空的人形，底下加添「一」字，即是山，是角倉家的紋章，其形為△。

會的事情，以及以公司的名義在辦公廳窗口旁揭出的：「由於總公司現款未到，工資、退職金其他等的結算款項將分別郵寄，目前希照領徵用者若干、挺身隊員若干、一般職工若干的遣散費而退職……」的佈告也不敢抱着不滿。

徵用工們在昨天一天之內，只領到了火車費，被趕走了。辦公速度的遲緩，有一部分是因為還不到月底，發薪準備不充足，但主要是由於辦公人員失掉鎮靜。例如，以「暫時遣散」為理由，宣佈關閉工廠的廠長領頭，廠裏主要幹部們剛才還在聚集商量，他們現在却在卡車上放些什麼，慌張地走出去了。

『……姑娘，假若現在美國大兵降落到這裏來，你打算怎麼辦呢？』

被雀斑姑娘抓住制服領帶、受着質問的、身體矮鼻子低的胖姑娘，在凸額上滲着汗水，垂下了頭。她們雖然從來沒有看過美國兵，但在這種年紀的時候，恐怖感是特別帶着本能性的，所以每一個人都盡量想像着最可怕的場面，互相察看着別人的眼色。過了一會兒。那個胖姑娘方纔漲紅了臉，鼓足勇氣，照着在學校裏學過的句子，回答出來。

『我，我呀，就刺脖子自殺啦。』

這個工廠，從太平洋戰爭開始的前後起，職工人數急劇的增加，到了停戰時，

已經擁有千五百名左右，而且由於是輕電氣工業的性質，婦女佔其中三分之二。

在隨着戰爭的發展而增加的職工中，包括各種性質的人，在現在排隊的人們中也能窺見。對工廠的遣散不感覺怎樣的，主要是徵用者，其次是從學校、鄉村、城市等地的青年團●裏派來的青年，還有些臨時出來工作掙錢的農民。不願走的，是一般職工和從東京調來的男工們，尤其是從紡絲廠時代就一直住在女工宿舍裏的女工們。

那個謠言在這些人中起了作用，使他們統一了步調，現在都願意離廠了。但是很少有人考慮過謠言的真假，不過他們並不是完全相信謠言，只是每個人都被「也許可能發生意外」這種觀念所支配着。在與「天皇廣播」同時廣播的時事解說中，也只是強調「不改革國體」或「一億庶民匍匐在地上」●等，對「波茨坦對日公告」的內容，沒有一點明確的解說。因此波茨坦什麼的，好像咬舌頭的名字，只掠過大家的耳旁，就被埋沒了。

「呀，是烏澤姐姐，你看。」

在混亂着隊列，還饒舌着那些辮髮的一羣中，好像是了不起的發見似地有人伸

●指翼贊青年團，係戰事組織的反動團體之一。

●係在「八·一五」日本天皇對國民廣播的投降演說中之一句。說是大家忍耐一時，渡過這難關。